

畫

林

題

跋 識



畫

跋

惲
格
撰

中
華
書
局

畫跋

清 毘陵惲 格壽平撰

題畫贈王季子

深林積翠中。置溪館焉。千崖瀑泉。奔雷迴旋其下。常如風雨。隱隱可聽。墨華蒸雲。目作五色。欲墮人衣。便當呼黃竹黃子同遊於此間。掇拾青翠。招手白雲。正不必藐姑汾水之陽。然後樂而忘天下也。

雪圖

今人畫雪。必以墨積於外。粉刷其內。惟見縑素間著粉墨耳。豈復有雪哉。

偶論畫雪。須得寒凝凌競之意。長林深峭。礪道人煙。攝入渾茫。遊於沕穆。其象凜冽。其光黯慘。披拂層曲。循環涉趣。巖氣浮于几席。勁飈發於毫末。得其神迹。以式造化。斯喻于雪矣。

題月季小幀

南田籬下月季。較他本稍肥。花極豐腴。色丰態媚。不欲使芙蓉獨霸霜國。予愛其意能自華。擅於零穠。戲爲留照。

題石谷叔明小幀

偶過徐氏水亭。見此幀。乃爲金沙潘子所得。既怪歎且妬甚。不對賞音。牙徽不發。豈西廬南田之矜賞。尙不及潘子哉。米顛據舷而呼。洵是可人韻事。真足效也。但未知王山人他日見西廬南田。何以解嘲。

題叔明畫

黃鶴山樵得董源之鬱密皴法。類張顛草書。沈著之至。仍歸飄渺。余從法外得其遺意。當使古人恨不見我。

題牡丹

徐熙畫牡丹。止以筆墨隨意點定。略施丹粉。而神趣自足。亦猶寫山水取意到。

題畫

東坡於月下畫竹。文湖州見之大驚。蓋得其意者。全乎天矣。不能復過矣。禿管戲拈一兩枝。生煙萬狀。靈氣百變。

朱欄白雪夜香浮。卽趙集賢夜月梨花。其氣韻在點綴中。工力甚微。不可學。古人之妙。在筆不到處。然但於不到處求之。古人之妙。又未必在是也。

雲林通乎南宮。此真寂寞之境也。再著一點便俗。

文徵仲述古云。看吳仲圭畫。當於密處求疎。看倪雲林畫。當于疎處求密。香山翁每愛此語。嘗謂此古人眼光鑠破。四天下處。予則更進而反之曰。須疎處用疎。密處加密。合兩公神趣而參取之。則兩公參用合一之元微也。

筆筆有天際真人想。有一絲塵垢之點。便無下筆處。

古人筆法淵源，其最不同處，最多相合。李北海云：似我者病，正以不同處同，不似求似，同與似者，皆病也。香山曰：須知千樹萬樹，無一筆是樹；千山萬山，無一筆是山；千筆萬筆，無一筆是筆。有處恰是無，無處恰有，所以爲逸。

北苑正鋒能使山勢欲動，青天中風雨變化，氣韻藏於筆墨，筆墨都成氣韻，不使識者笑爲奴書。巨然行筆如龍，若于尺幅中雷轟電激，其勢從半空擲筆而下，無迹可尋，但覺神氣森然洞目，不知其所以然也。

陸天游、曹雲西、渲澹之色，不復著第二筆，其苔法卽用石竹三四點掩映，使通幅神趣、通幅墨光俱出，異化境也。

題雪圖

雪霽後寫得天寒木落，石齒出輪，以贈賞音，聊志我輩浩蕩堅潔。

論畫

畫有用苔者，有無苔者。苔爲草痕石跡，或亦非石非草，却似有此一口，便應有此一點。譬之人有眼，通體皆靈，究竟通體皆靈，不獨在眼，然而離眼不可也。

秋山岑然，收潦水清，令人神氣欲斂，覺慘澹經營，都無是處。

題迂翁

迂翁之妙。會在不似處。其不似正是潛移默化。而與天游。此神駿滅沒處也。近人只在求似。愈似所以愈離。可與言此者。鮮矣。

陶徵士云。餓來驅我去。每笑此老皇皇何往乎。春雨扃門。大是無策。聊於子久門庭乞一瓣香。東坡謂饑時展看。還能飽人。恐未必然也。

風雨江干。隨筆零亂。飄渺天倪。往往於此中出沒。

竹樹交參。巖岫盤行。每思古人展小作大處。輒復攔筆。細雨梅花發。春風在樹頭。鑒者於毫墨零亂處思之。

三山半落青天外。秋霧晨起得之。覺滿紙驚秋。

董巨

氣韻自然。虛實相生。此董巨神髓也。知其解者。旦暮遇之。

皴染不到處。雖古人至此束手矣。

雲林

雲林樹法。分明如指上螺。四面俱有。苔法皴法。多於人所不見處著意。

論畫

秋夜煙光。山腰如帶。幽篁古槎相間。溪流激波。又澹淡之。所謂伊人。於此盤游。渺若雲漢。雖欲不思。烏得

而不思。

草草游行。頗得自在。因念今時六法未必如人。而意則南田不讓也。

竈突不煙時。燒樹根向窗櫺微陽。借筆遣興。昔人云。饑時展看。還能飽人。又不知寒時展看。還能代綈袍否。

銅槃難炬。放筆爲此。直欲喚醒古人。

題香山翁撫北苑

香山翁云。北苑禿鋒。余甚畏之。而雄雞對舞。雙瞳正照。如有所入。陳姚最有言。踞方趾之迹易。標圓行之步難。雖言游刃。理解終迷。以此語語作家。茫然不知也。香山翁蓋於北苑三折肱矣。但用筆會爲雄勁。未免昔人筆過傷韻之譏。猶是仲由高冠長劍。初見夫子氣象。

題畫

兩度爲童子畫扇。初不知其姓氏。今獨未覩其人。吾生與同時。而相遇之難如此。放筆不禁三歎。

題周生扇

半壑松風。一灘流水。白雲度嶺而不散。山勢接天而未止。別有日月。問是何世。儻欲置身其中。可以逍遙自樂。仿彼巢由。庶幾周生無北山之嘲矣。

爲退翁老人畫長卷

昔黃公望畫富春卷，深自矜貴，攜行笈，歷數年而後成。頃來山中坐鏡清樓，灑墨立就，曾無停思，工乃貴遲，拙何取速？筆先之機，深愧於古人矣。

題馮生七月三五夜湖舫圖

三五月正滿，馮生招我西湖。輕舫出斷橋，載荷花香氣。隨風往來不散，倚棹中流，手弄澄明時月影。天光與游舫燈火上下，千影同聚一水，而歌絃鼓吹，與梵唄風簫之音，翕然並作，目勞於見色，耳疲于接聲。聽攬既異，煩襟□雪，真若御風清冷之淵，聞樂洞庭之野。不知此身尙在人間與否？馮生曰：子善吟，願子爲我歌。今夕予曰：是非詩所能盡也，請爲圖。圖成，景物宛然，無異同遊時。南田生曰：斯圖也，卽以爲西湖泛詩可也。

題友人西湖夜泛圖

湖中半是芙蕖，人從綠雲紅香中往來。時天宇無纖埃，月光潏然，金波與綠水相涵，恍若一片碧玉琉璃世界。身御冷風行天水間，卽拍洪崖游汗漫，未足方其快也。至於遊船燈火，笙管歌謳，徒攪清思亂耳目，皆非吾友遊神所在，以喧籟付之而已。

題扇示學者

用筆時須筆筆實，却筆筆虛。虛則意靈，靈則無滯迹。不滯則神氣渾然，神氣渾然則天工在是矣。夫筆盡而意無窮，虛之謂也。寫真今稱廖謝，謝法不用一實筆，正相合。詩文之理亦然，句句實意，則易盡矣。今人

詩文不佳。總只是實。

畫虞山劍門自題

庚戌夏六月。同虞山王子石谷。從西城攜筇循山行三四里。憩吾谷。乘輿遂登劍門。劍門。虞山最奇勝處也。未至半嶺。忽起大石壁。盤空而上。如積甲。如陣雲。騰地出。亦如扶搖之翼下垂也。石壁連袤。中陡削。勢下絕。若劍截狀。闢一牖。如可通他境者。因號爲劍門云。余因與石谷高嘯劍門絕壁下。各爲圖記之。寫遊時所見。大略如此。

題自畫寒林

寒林昔稱營邱。華原。後惟六如居士能盡其趣。予欲兼李、范之法。收六如之勝。破河陽之藩籬。殆非十年擬議不可也。

五株煙樹

梅華庵主學董元。猶爲昔人神氣所壓。未能覓然自拔。此本所撫仲圭。石谷得法外之意。眞後來居上。

題石谷畫

余見石谷畫凡數變。每變益奇。此本爲今春所作。觀其脫落荒率處。與客秋較異。似又一變也。變而至於登峯。翻引邢楊兩公以爲合古。雖不妨土壤增高。然此亦安平君置卒上座而謬爲恭敬也。

又

董宗伯嘗稱子久秋山圖爲宇內奇麗巨觀。予未得見也。暇日偶在陽羨與石谷共商一峯法。覺含毫渲點之間。似有蒼深渾古之色。倘所謂離形得似。絢爛之極。仍歸自然耶。

仿雲西

石谷撫雲西竹石枯槎。靈趣藹然。索玩無盡。

題畫

曾從吳門觀盧鴻草堂圖十二幀。其作樹石渲點。正與此本相類。樸古之韻。逼真唐人。五代以下。無此風骨。

壬子秋。予與石谷在楊氏水亭。同觀米海嶽雲山大幀。宋徽廟題幀首云。天降時雨。山川出雲。董宗伯鑒定爲荆溪吳光祿所藏。吳氏有雲起樓。蓋以斯圖名也。石谷作此。如宗伯所云。從岳陽樓觀聽仙人吹笛。一時凡境頓盡。故其下筆靈氣鬱蒸。與前此所圖懸殊也。

古人用筆。極塞實處。愈見虛靈。今人布置一角。已見繃縛虛處。實則通體皆靈。愈多而愈不厭玩。此可想昔人慘澹經營之妙。

川瀨氤氳之氣。林嵐蒼翠之色。正須澄懷觀道。靜以求之。若徒索於毫素間者。離矣。

殘葉亂泉。境極荒遠。

今人用心。在有筆墨處。古人用心。在無筆墨處。倘能于筆墨不到處。觀古人用心。庶幾擬議神明。進乎技。

矣。

黃鶴山樵一派。有趙元孟端。亦猶洪谷之後有關同。北苑之後有巨然。癡翁後有馬文璧也。

房山

房山神氣鷗波。一峯猶以爲不易及。後來學者。豈能涉其顛涯。

關同

關同蒼莽之氣。惟鳥目山人能得之。暇日戲樵。殊爲畦徑所束。未敢云撒手游行無礙也。

題畫

純是天眞。非擬議可到。乃爲逸品。當其馳毫點墨。曲折生趣百變。千古不能加。卽萬壑千崖。窮工極妍。有所不屑。此正倪迂所謂寫胸中逸氣也。徐子有曠覽人外之致。王山人因以此幀。聊供臥遊。筆墨神契。遺象忘言。當自得之。

題竹

千頃琅玕。三間草閣。吾意中所有。願與賞心共之。

題石谷畫冊中癡翁一幅

癡翁畫。林壑位置。雲煙渲暈。皆可學而至。筆墨之外。別有一種荒率蒼莽之氣。則不可學而至也。故學癡翁。輒不得佳。臻斯境界。入此三昧者。惟婁東王奉常先生與虞山石谷子耳。

密林大石相爲賓主。山外平原。歸人一徑。位置甚遠。其運筆有唐人之風。覺王晉卿猶傷刻畫。偶一披玩。忽如置身荒崖邃谷。寂寞無人之境。樹色離披。磴路盤折。景不盈尺。游目無窮。自非凝神獨照。上接古人。得筆先之機。研象外之趣者。未易臻此。

虞美人沃丹

沃丹虞美人二種。昔人爲之多不能似。似亦不能佳。余略仿趙松雪。然趙亦以不似爲似。予則以極似師其不似耳。

自跋

對客倦譚。退而伏枕稍覺。隨紙遣懷。蝴蝶紛紛。尙在毫末。

題畫冊

銷暑爲破格寫意。意者人人能見之。人人不能見也。

余遊長山處處皆荒寒之色。絕似陸天游。趙善長。今思之不能重遊。畫此以志昔者。

子久

子久以意爲權衡。皴染相兼。用意入微。不可說。不可學。如太白云。落葉聚還散。寒鴉棲復驚。差可擬其象。

論畫

春山如笑。夏山如怒。秋山如粧。冬山如睡。四山之意。山不能言。人能言之。

春煙圖

春煙圖似得造化之妙。初師大年。既落筆。覺大年胸次殊少此物。欲駕而上之。爲天地留此雲影。秋令人悲。又能令人思。寫秋者必得可悲可思之意。而後能爲之。不然。不若聽寒蟬與蟋蟀鳴也。戊申春。予渡錢塘。遊山陰。泛舟鏡湖。探禹穴。其上有古柏盤曲。夭矯離奇。霜皮雪幹。閱數百千年。因嘆陽羨善卷偃柏已不可見。武侯廟前黛色參天。未識與巫峽雪山猶能同時否。戲圖此本。以發奇狀。庶幾黃鶴山樵之畫。桐先香翁之寫報國松也。

題石谷畫

不落畦逕。謂之士氣。不入時趨。謂之逸格。其翹制風流。昉于二米。盛于元季。泛濫明初。稱其筆墨。則以逸宕爲上。咀其風味。則以幽澹爲工。雖離方遯圓。而極妍盡態。故蕩以孤絃。和以太羹。憩於閨風之上。泳于沈寥之野。斯可想其神趣已。

題石谷爲王奉常煙客先生畫冊

作畫須有解衣盤礴旁若無人意。然後化機在手。元氣狼籍。不爲先匠所拘。而遊於法度之外矣。

又

予少時見畫梅沙彌。輒畏之。此正時俗謬習。王山人所怪嘆者。今觀樵本。如覩司隸威儀。不覺爽然意消也。

觀其運思。綿綿無間。飄渺無痕。寂焉寥焉。浩焉眇焉。塵滓盡矣。靈變極矣。一峯耶。石谷耶。對之將移我情。出入風雨。卷舒蒼翠。模崖範壑。曲折中機。雅有成風之技。乃致冥通之奇。可以□澤神風。陶鑄性器。

題石谷雪圖

雪圖自摩詰以後。惟稱營邱。華原。河陽。道寧。然古勁有餘。而荒寒不逮。王山人畫雪。直上追唐人。謂宋法登堂。未爲入室。元代諸賢。猶在門庭邊游衍耳。

題畫

王黃鶴爲顧阿瑛寫玉山草堂。不爲崇山疊嶺。沈厚鬱密。惟作杉松篁篠。淺沙迴瀨。禽雀飛翔。別有一種風趣。

仇實父

仇實父因過竹院大青綠設色。風華妍雅。又饒古趣。伯駒以後。無與爭能者矣。王子兼綜兩家。遂足超仇含趙。度越流輩。

趙大年

徽廟題大年小幅。用右丞夏木黃鸝。水田白鷺兩句。景不盈尺。筆致清遠。今在維揚王氏所藏宋元冊中。唐解元

六如居士以超逸之筆。作南宋人畫法。李唐刻畫之迹。爲之一變。全用渲暈。洗其勾斫。故煥然神明。當使

南宋諸公皆拜牀下。

王山人擬松陰論古圖。斟酌於六如晞古之間。又變而爲精純。爲勁峭。唐解元之法。至此而大備矣。

范華原

婁東王奉常家有華原小幀。邱壑精深。筆力遒拔。思致極渾古。然別有逸蕩之氣。雖至精工。居然大雅。

高尚書

董宗伯極稱高尚書大姚邨圖。石谷王子又稱夜山圖得煙雲變滅之狀。高彥敬畫人間傳者不多見。得從尺幅片紙。想其規模。漱其芳潤。猶可以陶冶羣賢。超乘而上。

巨然

巨然師北苑。貫道師巨然。貫道縱橫。輒生雄獷之氣。蓋視巨然渾古。則有敝焉。師長舍短。觀王山人所圖。可爲學古者進一籌矣。

自題仿江貫道本

此圖江天空闊。林莽蕭森。庶幾有咫尺千里之勢。初師巨然。乃近貫道。且不易得似。何敢輒望巨公。

自題雪圖

毛詩北風圖。其畫雪之濫觴耶。六代以來。無流傳之迹。唐惟右丞有江干雪意及雪山。至今尙留人間。然亦似曹不興龍頭未易窺見。

又

昔人論畫雪景多俗。董雲間頗宗其說。嘗見畫史稱營邱所作雪圖。峯巒林屋。皆以澹墨爲之。而水天空處。全用粉填。亦一奇也。每以告畫人。不愕然驚則莞爾而笑。足以知後學之凡下也。觀此語。于當時畫手求一知營邱用意處。已不可得。況風氣代降。至於數百年之後哉。然營邱之創製。遂爲獨絕。以論雪景多俗。蓋亦指衆工之迹耳。豈足以限大方。以是知雲間之說。非至論也。自右承以後。能工畫雪。惟營邱華原。而許道寧又神明李范之法者。余從西溪觀銅山雪色。以道寧筆意求之。未能如劉褒畫北風。使四座涼生也。

撫關左本

白石翁家藏關仝真本。神色飛動。元氣淋漓。負乎上哉。洪谷之風也。余拓以大幀。倘所謂未陟其險。先仰其高耶。

高尚書

高彥敬雲山。真絕去筆墨畦徑。得二米之精微。殆未易學。昔倪元鎮嘗題子久畫云。雖不能夢見房山。特有筆思。以癡翁之逸意學房山。猶不爲元鎮所許。況時流哉。

趙松雪

竹亭銷夏師鷗波老人。其碧嵐上浮。翠壁下斷。飄騰谷雲。遮藏湍瀨。得之松聲雲影圖也。

曹雲西

水亭琴韻用雲西老人意。絕無高巖、大嶺、飛湍、澗瀑。而風梧煙篠，如攬翠微。如聞清韻。橫琴坐忘，殊有傲睨萬物之容。

黃鶴山人

秋山草堂點景賦色精工，而妍雅與丹臺夏山諸本筆墨小異。其取境最近而思致極遠。

癡翁

余嘗以癡翁爲勝國諸賢之冠。後惟啓南翁得其蒼渾。董雲間攻其秀潤。餘子碌碌。搖筆輒引癡翁大諦。皆畫虎刻鵠之類。而癡翁墨精汨於塵滓者久矣。願借秋山圖一是正之。

蒲溪柳色爲周太史畫

西溪草堂。蓋周太史歸隱處也。羣峯奔會。帶以蒲溪。菱蘆激波。檀柳夾岸。散碧連翠。水煙忽生。漁網相錯。子曾從太史擊楫而弄澄明。縱觀魚鳥。有濠梁之樂。真一幅惠崇江南春圖也。

爲周太史畫桃源

桃源仙靈之窟宅也。要渺變幻而不可知。圖桃源者。必精思入神。獨契靈異。鑿鴻濛。破荒忽。游于無何有之鄉。然後溪洞桃花。通於象外。可從尺幅間一問津矣。吾友王子石谷嘗語余。自昔寫桃源。都無真想。惟見趙伯駒長卷。仇實父巨幀。能得此意。其闢境運毫。妙出匪夷。賦色之工。自然天造。余聞斯語。欣然若有